

人·生·漫·品



菊花禅
许冬林著

我多么希望
是清晨的一只蝶
只要能早早赶上山冈
赶上那朵花开放的时间
只要能陪一朵花
横渡一个春天
愿拿一辈子丑陋的爬行
换取身生双翼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八
·
生
·
漫
·
品



菊花禅

许冬林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菊花禅 / 许冬林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3
(人生漫品系列 / 陈晓辉，一路开花主编)

ISBN 987-7-5087-4334-9

I. ①菊… II. ①许…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30877号

书 名：菊花禅
主 编：陈晓辉 一路开花
著 者：许冬林
策 划：侯 钰
责任编辑：侯 钰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33号

编辑部电话：010-66080360

邮购部：010-66061078

销售部：010-66080300 / 66085300 传真：010-66051713

010-66083600 / 66080880 010-66080880

网 址：www.shcbs.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市优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145mm×210mm 1/32

印 张：8.75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5.00元



人·生·漫·品系列

编委会



主 编

陈晓辉 一路开花

编 委

成小晟 冠 翁 兰小界 梅 寒 苏善生

沈岳明 王 飘 许冬林 杨 眯

策 划

侯 钰

写在前面

《菊花禅》是一本绝对与众不同的写物随笔，它散发着草木香、胭脂香，又氤氲着晚风细雨的清涼，和年少情怀的幽寂惆怅。长长短短的句子里，既有张爱玲式的才情飞扬，又有李清照式的闲愁悠悠，文风孤绝清艳。

作者通过唯美、感伤而灵动的语言，或叙述与胭脂口红有关的成长过程中的细节，或对某种草木描述与解读，牵引出一段段青涩晶莹、暗香隐约的少年情怀。

《杜仲那么疼》、《旧时菖蒲》写的是两味中药，也是两种植物，既写了它们的形态和药性，又从中暗写几段少年情事，情感的苦涩与忧伤溢于字行之间。《寂寞胭脂红》里诠释的则是韶华易逝的疼，“不只胭脂没用完，还有多少青春、多少年华没有来得及上色就已经从指间漏掉了呀！这一世，总有几处最动人的细节，被辜负，被虚掷，有意或无意”。《戏台》里，通过对书里书外的戏台的描述，阐发对人

生的独特感悟，“我们垂泪，以为自己是在看戏。看别人的戏。其实我们也在戏台上，尘世是你我的戏台。我们的唱本里，也许没有才子佳人，没有烽火硝烟，有的只是粗线条的生老病死，和缺少美感的细节”。令人对灯光璀璨的那些现代舞台产生一种别样悠远的情愫和感喟。

作者的笔，是一位修炼得道的妖仙。时而端雅大方，娴静温良，时而邪媚不驯，字间见兵气。令人爱，令人有被刺的疼和痛快。

CONTENTS | 目录

第一辑 紫苏	1
杜仲那么疼	2
菊花禅	5
当归	8
旧时菖蒲	11
前世慈姑花	14
沙家浜的芦苇	17
素色夜来香	20
紫苏	
——爱情还没到来的时光	23
少年芦笋	26
独活	29
和气萝卜	32
亲亲我的桃	35
一棵野桃树	38
千年紫柳	41



想起草药	44
------------	----

第二辑 口红	47
---------------------	-----------

寂寞胭脂红	48
粉	51
口红	54
未识绮罗香	56
寻找一件裙子	59
枕我青丝入眠	62
立眉	65
栀子花开时	68
香浓情缘薄	71
嫁衣	74
寂寞杨妃身	77
凤仙花开初试妆	80
收藏自己	83

第三辑 春如线	87
----------------------	-----------

春如线	88
五月,五月	91
立秋	94
棉布时光	97
秋后记	100
水墨春雨天	103

春未央	106
一个人的冬天	109
那些单薄的冬天	111
我这江北的雪	114
夏不像夏	117
春迟迟	120
三月旧事	123
秋之美	126
 第四辑 岁月河	129
 旧时天气	130
岁月河	133
古城墙上的行走	136
叶落满城	140
巍巍无为大堤	143
琢玉	146
月亮堂堂	149
枣林·雨	152
中年看湖	155
他的月亮	158
风声	161
仓皇风雪天	164
爱的小洲	167
雪前	169
父亲的年	172

烧水这件事	175
北京春来迟	178
城南旧事	181

第五辑 戏台	185

更鼓未响	186
天下有贼	188
羞涩的二胡	191
我和乌龟	194
最美的花开	197
家住香樟树下	199
缘断水墨	202
油纸伞	205
旧情人与旧情诗	208
元旦这天	211
茶香女人	213
戏台	215

第六辑 观音	219

多年以后	220
青	223
少年酒	226
知母,知母	229
粥事	232

CONTENTS | 目录

夏日长	235
人在黄梅天	238
秋事	241
眉上的风和雅	244
病中记	247
山居岁月	250
那些花贼	255
到芜湖	257
小安	260
观音	263



紫苏

在未识爱人之前，在未历相思与苦痛之前，我们都还像一拔拔叫荏的植物一样，简单而明媚地生长。时光荏苒，不知不觉到了中年，繁华与萧瑟都在肩头，才知道，这一辈子的幽情微恨，也许都是自爱上一个男人之后开始的。



杜仲那么疼

到山中去，遇见杜仲。

杜仲是树。一种怀有药性的树。

在气候湿润的长江北岸，在含山县境内的太湖山上，一片青葱茂盛的林子铺展在一片向阳的缓坡上。引路的向导轻轻手一挥，道：喏，那就是杜仲。转身看去，我的心上仿佛有露珠在草叶上欢喜颤动，只觉得如遇故人。

一直觉得“杜仲”这两个字是一个人的名字，一个男人的名字。这个男人生在民国，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以教书为业，兼以养花种草为乐。五四的狂热与激情慢慢在他身上平息，他像一条河流已经走到中下游，宽阔，平静，淡泊。杜仲应该是一个很平民的男人，有烟火气，有书卷气，浑身散发着温暖的气息，适合做相伴一生的人。两个人一起做完家务，围着桌子同饮一壶暖暖的下午茶，看着日头从花架子上缓缓掉下去……

我在太湖山的林子间小伫一会儿，端详杜仲。它们该有两三层

楼那么高了吧，椭圆形的叶子层层叠叠，高高撑起一团浓荫。布满锯齿的叶片在阳光下被风轻轻掀动，似与来客默默颔首示意。彼时已经春暮，没有看见杜仲花，想来花是早已经谢落。年节已过，红妆收起，素衫上身来持家。不知道那么高的乔木，若是簪上花朵，会是什么样子。回家上网查阅得知，杜仲竟然还有雌雄之别，雄花开得灿烂，白白粉粉的一簇，如同热闹的蝴蝶会；雌花开得素洁雅静，矜持如小门小户的女儿，青衫绿袄包裹得紧紧的。

直到有一日，在一本关于中药的书上读到“杜仲”名字的来历，心才疼起来，原来杜仲真的是一个男人的名字。只是远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的男人。传说自然是遥远的从前，洞庭湖上有个拉纤的纤夫，名叫杜仲。因为长年弯腰拉纤，他和同伴们都患了腰疼的顽症。为了给同伴们治病，心地善良的他揣了干粮上山寻药，吃尽苦头，经老翁指点，才寻到了他要找的那种树。他采集满筐满篮的树皮，却因为饥饿和疲劳而昏倒，然后被山水冲进了八百里洞庭湖中。待同伴发现时，他已经死了。同伴们吃了他怀中抱着的树皮，腰疼病去，于是给这树皮隆重取了名字，就叫“杜仲”。

这故事实在让人心疼。一种药对一种病，每一味药的寻找都很不易，如同一个女人要找生命里与自己刚好对应契合的那个男人，也是不易的，需要多少机缘与上下求索来成就啊！

不只叫杜仲的这个男人让人心疼，叫杜仲的这种高大清俊的乔木，因为身体的药性，它的命运也令人疼惜不尽。杜仲作为药材，提供的主要不是花果叶枝，而是皮。是它的树皮。幼时常听长辈一句话：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记忆里，我的父亲很少去伤及那些树的外皮。而我幼时，曾经好奇用小刀去切向门前一棵楮树的树皮时，竟见奶白色的树汁汩汩流出，自刀面上斜淌下来，一滴滴砸在脚

尖处。那是树的眼泪吗？我想。自此不忍再伤害它们。可是，杜仲的一生，却是遭受千刀万剐的一生。

初冬来临，楼下有人在修剪香樟，好接阳光入室，空气里流溢着树木特有的体香。我闻着这些潮湿而奇异的木香，忍不住遥想山中的杜仲们，不知道这个时候它们是怎样的境遇。也许，在一个薄阴的天气里，采集药材的人进山来了，在一棵棵名叫杜仲的乔木面前站定，取出锋利的刀来，在树干上环切一刀，再环切一刀，再补上纵切的一刀。剥取树皮……背篓提筐地出山。留下那些疼痛的树木，自己独自收敛伤口，慢慢生长，重新复原，直至两三年后的采集刀再次从它身上经过。

这样一想，心下不觉生起寒意。杜仲如果还是一个男人，他一定不是篱笆内的那个养花种草的幸福男人。这一世，一定有那么一个或几个人，被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伤害，如同杜仲。只是，他静立在时光之后，默然无语。



菊花禅

曾经，常去庵里。去庵的路上，会路过一丛菊花。

那时候，人陷在一段情感沼泽里，左右奔突，寻找出口，日子乱得如一堆挂满枯树枝的渔网。于是，无着无落时便去庵里走走，也偶尔烧香、叩头，面对高堂上一张张佛的脸，问来去的路。

夏天去庵里，会穿过一条细细的巷子，柳条一样细。在巷子的墙根下，卧着一大丛绿色植物，有的长在水泥路面边裸露的石子里，有的长在墙根下的砖缝里……想那些根，也一定是一只只苦闷的脚，在泥土和砖石间艰难地寻找方向吧。来来去去，这一丛绿色便蔓延进了心底，但依然以为是野蒿，我的心里何尝不是挤着一丛乱纷纷的野蒿呢？

秋天的时候，天空似乎被陡然撑起来，格外高远，阳光如同新擦去陈垢的瓷器，心里也一点点亮堂。依然去庵里，已经成了习惯。路过小巷的墙根下，远远看去，明艳艳的一片，近处细辨，原来是菊花。想来应该是茶菊一类的，花朵儿纽扣一般大小，叶子也比花市里的菊

花要小，要瘦，要薄，难怪不曾把它认作菊花。整整两个季节，这一丛植物就在这一处背阴的墙根下生长，以野蒿的身份，清寂地生长，此刻，这千万朵黄色的小花是它们新睁开的眼睛，它们，曾经一叶一叶地探着走过春夏，如今，终于可以看见一个空阔清明的秋空。

不知为什么，心里像照见了光似的，仿佛一袭发了霉的黑幕布拉开，前方的舞台上，灯光人影，依稀可辨。我知道，自己向佛问了一季的困惑，终于在一朵朵黄色的小菊花上得到释然。蹲下身，摘一朵小菊花，凑过去嗅，清香，清幽的香，香里有恬静而内敛的心思。总觉得，这一丛离庵不远的菊花，也得到磬音浸染，于是里里外外，一花一叶间，都有了禅意。

那么多求佛问路的人，路过小巷，路过菊花，匆匆来去，没想过为一丛绿叶停一停，没想过去过问它们是否是一丛菊。菊花无言——生命中难免有一些暂时的错认吧，所以，它不急，它该长叶时长叶，该开花时开花，哪怕凌霜而开。而人生的许多疑惑，原来是不需急于求解，急于追问一个明朗的确定的，时间流逝里，是泥，总会一层层沉淀下去，是水，终会清得能映出一轮皓洁的月来。只待一个适当的时机到来，彼时，哪怕是一缕风，一朵花，一根草，都可以让一个遭受熬煎的心灵恍然顿悟。如茧，无处不可以成蝶。

周敦颐说：菊，花之隐逸者也。我想，诸花之中，菊大概是最有一分禅心了。因淡定而归隐，因归隐而越发淡定与宁静，一步步，修出禅心。一个人的情感，也该是这样，隐在时光之后，一点点褪彩褪垢，慢慢将内心走得冲淡宁和。

冬枯春发。春天的时候，再去庵里，路过小巷，拔了几棵小菊苗放进包里，回家栽进精致的花盆里，早晚浇水，叶子还是萎谢。到底没栽活，它有自己习惯的土壤，习惯得到并不稠厚的阳光，它有自己